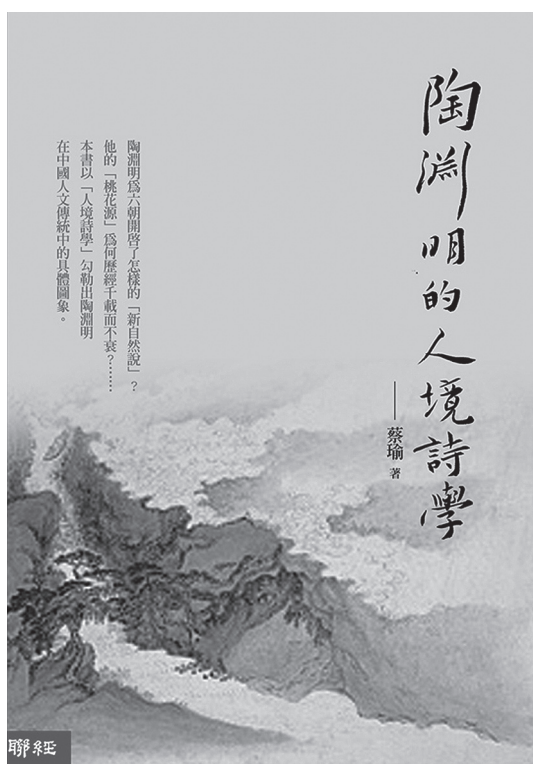


# 詩與思的交響曲—— 《陶淵明的人境詩學》

蔡瑜\*



## 一、前言

2012年4月，我的專書《陶淵明的人境詩學》由聯經公司出版了。此書的撰作奠基在兩期科技部（原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成果上。這兩個多年期集體計畫的名稱為：「重探中國人文傳統的自然觀」及「身體與自然——一個跨文化的論述」，執行時間從2002年持續至2008年，成員則由第一期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的五人擴充為第二期的七人，<sup>1</sup>學術領域大致涵蓋中西哲學、地理學、文學。從總計畫的名稱即可想見，我們聚焦在「自然」與「身體」這兩個概念上，尤其是「自然」這一個跨越古今橫互中西的議題。我們期望以跨文化的視域，分工對話的方式，對中國人文傳統的「自然」意蘊作一番探究。

整合型計畫的構想本來即是要跨越領域，但眾所周知，整合型計畫並不容易成功，一般而言，個人自行整合各種理論資源比較單純，團隊的整合則相對複雜，因為，創造活動最終還是發生在個人意識內的事件；更何況，我們的整合綱領又是「自然」與「身體」這樣寬闊的題目。老實說，計畫的標題不免予人「大而無當」之感，然而，若非議題大，整合的空間從何而來？若非議題大，內容卻隱微曲折，有待闡釋者多，又何必整合？正因為「自然」本身充盈著神秘的吸引力，反而令每一個人躍躍欲試，在彼此壯膽、相互打氣下，這個團隊順利成軍。

基於自身的學術背景，我的任務自然落在中國詩歌的傳統上。由於不論從中國文化史或是詩歌史的角度觀之，六朝時期無疑都是「自然」議題的關鍵起點，我原先設想以六朝詩人作一系列的研究，陶淵明（365-427）只居其一。然而，在與團隊成員相互激盪下，觀照的視野不斷擴充，促使我不僅將兩期的計畫皆投注於陶淵明的研究上，並在計畫結案後，又再花費兩年的時間打通其中關節，整編出版，最終以「人境自然」總括陶淵明的自然新義，以「人境詩學」定位陶淵明的詩學成就。我所以如此耗費心神，與「自然」在中國人文傳統的複雜意蘊及陶淵明本身在此傳統上的關鍵地位具有關聯。很慶幸我能夠交出成績，我的慶幸不僅在於出版專書，更重要的是藉由計畫的執行，我對陶詩、六朝詩乃至「自然」的理解，遠遠超出我的預期，並由此踏上一條追索更深邃、更普遍的人文意蘊之路。

## 二、整合與激盪

為了讓整合型計畫不流於各自為政，而能真正發揮相互激勵的效果，在計畫推動的過程中，我們設計了許多集體的活動，其中最基本的即是成員間定期的會議，由大家輪流報告正在進行的研究及所遭遇的困難，藉此增進彼

<sup>1</sup> 這兩個整合型研究計畫由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擔任總主持人。第一期（2002.8-2005.7）的計畫成員包括師大地理系潘朝陽、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臺大中文系鄭毓瑜、蔡瑜；第二期（2005.8-2008.7）則再增加了臺南藝大藝術理論與創作研究所龔卓軍、臺大中文系蔡璧名。

此的實質瞭解，也共同探索亟待充實的領域。由此延伸我們也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參與我們的工作坊，進行學術演講及對話討論，以擴充我們的視野。<sup>2</sup> 這樣的集會對於計畫從閱讀的擴充到議題的思辨，都提供了一定的助益，相關活動有時也開放給研究生參與，或為他們組織讀書會，讓議題能夠獲得發酵的空間及生根的機會。

除了定期的成員溝通及國內交流，我們也以集體的方式出席國際會議或參訪學術單位，這裡所謂「集體的方式」是指我們盡可能共同出訪一個學術機構，在該機構發表我們集體計畫的階段性成果，形成一場聚焦非常明晰的學術報告；或是共同參與國際會議，以一或兩個專場的方式宣讀計畫成員的論文。這樣的集體行動，不但使國際交流得以一定程度聚焦於我們的計畫，讓我們的計畫能夠獲得與會學者的關注與建議；同時也因為成員間在會議上彼此聆聽，在旅途中不斷討論，逐漸接近跨越學科界限，增進彼此理解的目標。如此，不但可使議題延伸開展，無形中也培養出一種團隊默契與革命情感，這對於日後順利推展計畫，助益良多；甚至，計畫結束後還能維持一定的情誼與論學氛圍。這些在當時視為「團體責任」的互動，至今想來卻是彌足珍貴的成長與開拓。

上述的運作模式大體是任何整合型計畫都會想到的施行準則，但這大約只能符合形式條件。整合型計畫能否成功，關鍵無疑在核心議題是否有真正的生命力，以及團隊成員的學術潛能是否可以發揮加乘的效果。很幸運，我們的整合型計畫足以滿足這兩個條件，主題暫且不論，就成員而言，我們的團隊有多位哲學工作者，越是根源的問題越令他們興趣盎然，我陸續發表了九篇學術論文，幾乎篇篇都有從夥伴的專業獲益的痕跡，包括海德格論存有與時間，梅洛龐蒂論身體與知覺，耶利亞德論宗教與神話，巴什拉的物質想像與空間詩學，和辻哲郎的倫理學及風土論，史密茲的氣氛理論，巴赫汀的對話理論，乃至於整個中國思想史的精義……，他們刺激我不斷擴充閱讀，給予我在詮釋分析上許多啟發。這些理論並不能被定位為詮釋工具，而是從根本上重構了詮釋者對於世界的認知結構，它們幫助我瞭解人之存在的基本原理，使我得以深入陶淵明的「人境」，掘發其中的普遍真理。

<sup>2</sup> 如先後邀請過子安宣邦、何乏筆、劉維公、楊玉成、龔卓軍、林淑蓉、鄧育仁等不同領域的學者。



### 三、「人境詩學」的開展

當我把計畫完全聚焦於陶淵明身上時，常會聽到這樣的質疑：「陶淵明還有什麼可做的嗎？」陶淵明家喻戶曉，形象深入人心，從古至今，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發表意見的人不絕如縷，資料可謂浩如煙海，專書或註釋亦汗牛充棟，在這樣的情境下選擇重做陶淵明，若非蓄意偷惰，大概就是自討苦吃，我的陶淵明會有新意嗎？

旁觀者有此懷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在較早的歲月遭遇此一議題，連我自己都不免懷疑。然而，正是在我與夥伴共組團隊之前，我的學術關懷正朝向詩學與思想的匯通邁進，對於「自然」這個既新穎又古典的概念，既是詩歌也是思想的主題，興致勃勃，陶淵明不是一向被視為自然詩人嗎？他的詩歌與思想的關係不正日益受到重視嗎？我們的計畫既然樹立了「自然」的纛旗，「自然」這個概念本即存在許多有待釐清的細節與必須整合的視域，焉知本計畫對陶淵明的研究不會有所幫助？又焉知陶淵明的研究不會擴大我們對於「自然」的理解？我自忖也許有可能為陶淵明織紆出一張較為完整的「自然圖譜」，當然，我也知道有待努力彌縫的空間還很大。

熟悉中文語境的人都能領略，在中國人文傳統中，「自然」的古義是狀詞，它代表「發自己身」、「自然而然」，並非如今義指涉「大自然」。「自然」在六朝時期作為「個體自由」的表徵，是六朝精神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如何」實踐自然？又在「何處」實踐自然？是當時士人共參的議題。陶淵明的自然實踐與這樣的時代思潮息息相關；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對陶淵明而言，不是抽象思辨而是生命實踐，它具體投影在陶淵明的生活世界並由詩歌表而出之。他說「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這個「自然」可謂「發自己身」的「真性本心」，他離棄官場選擇「園田」作為實踐「自然」的場域，足以見出「園田」對他而言不是外在於他的空間，而是滲透到主體生成的過程中。換言之，「自然追求」是人的存在與情境問題，那麼，關鍵點顯然是：「園田」如何被陶淵明開顯成為能夠滿足人之所有存在向度的場域，以實現自然的境界？陶淵明又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裡的「人境」與「園田」指涉相同，透露了個中消息。

「園田」之所以被陶淵明開顯成為能夠滿足人之所有存在向度的場域，即在於它是合乎人性，得以使人與人、人與萬物獲致雙重安立的「人境」，這才是陶淵明所堅持的可以真正實踐「自然」的場域。「復返自然」即是「重構人

境」，當「自然」的掘發不斷向「人境」匯聚時，陶淵明的自然圖象也日益清晰，他的自然追求始終貫穿著與「倫理」相即不離的理想，和當時知識界在「仙境」、「玄境」、「淨土」、「山水」等層面的「自然」追求，判然有別。在時代光譜的反襯下，本書將他體現的自然具體定位為「人境的自然」。

在計畫執行中該如何使詮釋主軸都能指向「體現自然」這個目標，又能收攝在「人境」這個輻湊點上，從人的存在結構上予以解釋，是一項無從迴避的考驗。陶淵明既然是在「人境」實現「自然」，所體現的即是「人境的自然」；因此，全書乃以「人境的自然」為總綱，統攝園田、隱逸、生死、飲酒、懷古五個主題，並以「對話」為結論。陶淵明使用「人境」一詞時，刻意與當時虛偽墮落的「人間」有所區隔，它的價值理念即根植於是否合於「自然」。

全書的每一個主題皆緊扣中古時期的「自然」意旨，縝密論證陶淵明詩文中的「人境」向度。「人境」落實於生活世界，即是人與自然建立和諧秩序的「園田」，提升為理想境域便是桃花源；當面對政治抉擇時，「人境」則是透過「隱逸」所重新開展的倫理空間；面對人生的「生死」界限時，則是以身體感與倫際性觀照人生最後的歸向；為了具象化身心合一的理想境界，「飲酒」便成為身體回歸自然的隱喻；為了安頓群我的關係，則以「對話」與「懷古」體現人的相互主體性與歷史感。這些主題環環相扣，共構出陶淵明所體現的「人境結構」。這些議題既是論陶的主題，也是中國詩歌的重要母題，全書對每個主題都力求觀念溯源並與魏晉思潮交互詮解，兼顧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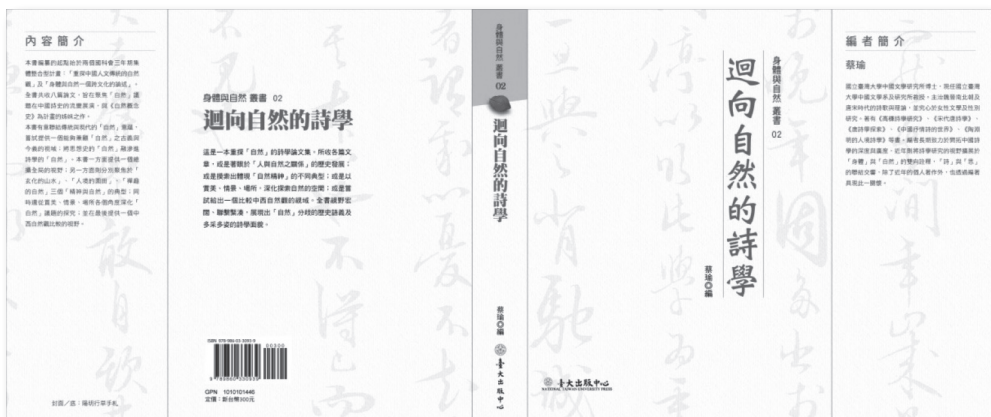
陶淵明以「人境」作為體現「自然」的場域，建構了獨樹一幟的「人境自然」，同時也成就了深具中國特質的「人境詩學」。陶淵明的「人境」以「園田」為具體的象喻，它具有由內向外不斷擴大的世界意識，向前向後接續投射的歷史意識，同時還有深層結構的心靈深度，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雙重和諧的理想境域。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豐富了「在世存有」的經驗圖式，也深化了「人之存在」的內蘊。他在詩作中呈現的「任真」與「自然」，成為中國詩史上「詩人合一」的典範；他以「園田」意象完整呈現了一個複雜多維的結構，正式開啟中國田園詩的象徵系統；他的「桃花源」成為重要的文化符碼，而具有深遠的文化影響力。他不僅開展「園田」作為生存情境的象徵，並藉此搭建起「人境」的基本結構。本書依循陶詩創構「人境」理論，「人境」理論既



是掌握陶詩的樞紐，也充分彰顯出中國詩學的內蘊。這些研究將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熔於一爐，不僅具體說明，陶淵明的「桃花源」何以能夠成為千百年後大家共享的「桃花源」，同時也深刻回應了近代學者將陶淵明定位為重要思想家的觀點。

在目前的學術環境下，我們的專書常先以期刊論文的方式陸續發表，以獲得與學界對話修正的機會，《陶淵明的人境詩學》也不例外。然而，從期刊論文到專書出版，對我而言，並非一個數學加總的結果，而是一個化學質變的過程。專書必須體現一個有機的結構，探尋篇章之間的連繫和全書的歸趨，即是部分與全體間無盡的詮釋循環與自我超越的歷程。因此，九篇論文最後被熔冶成七個章節，另外，還反覆殫思竭慮的完成從「人境自然」到「人境詩學」的論述，以為全書的「導論」。雖然，期刊發表的歷練有其必要性，但專書的形式才真正使議題獲致最為澈底的整體脈絡。

#### 四、「自然詩學」的輝映



在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的孕育下，《陶淵明的人境詩學》才得以誕生，但這六年的集體澆灌所滋生茁壯的還有《迴向自然的詩學》。因為在我們的認知裡，整合型計畫的成果應當不僅是個人研究的分別結集，更應呈現橫向的連結，盡可能給出一個整體的風貌。因此，在計畫即將結束之際，我們於 2008 年 6 月假臺南藝術大學舉行了一場大型的國際會議：「重探自然——人文傳統與文人生活」。在這個會議中，除了原本的計畫成員之外，我們也擴大參與，和中研院文哲所、臺大文學院合作，並邀請國內外對「自然」議題有興趣的學

者與會。相應於我們的計畫，會議中分別有一部分論文集集中討論「自然」概念在中國思想史的演變歷程，一部分集中討論「自然」在中國詩歌史的流變展演，以便日後編纂成綜論性的整體成果。因此，由我銜命主編的《迴向自然的詩學》（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7月）中所收錄的文章多數是當時會議的邀稿，但為求聚焦清晰，我們又為編書再開過小型的工作坊凝聚共識以進行調整。爾後，因緣際會還陸續納入了在臺大中文系對自然議題作專題演講的文章。此書的完成實經歷了不斷拉長戰線又持續整編的過程，為的就是讓主題能夠盡可能清晰。

這本編著以「迴向自然」為名，意在回返「自然」在中文語境的古典語義，並兼顧它的現代衍釋，將傳統與現代的「自然」意蘊作一連結。期望能夠打開中國「自然詩」的多元風貌，並勾勒出一些典型。本書收錄的文章就作品的時代分布而言，含括自先秦以迄唐代的自然詩歌，而更多聚焦於關鍵的六朝時期；從六朝時期開始，中國「自然詩」的展開就與實現個體的精神自由相即不離，亦即個體精神如何在「大自然」中「自然而然」的展開。既然「自然」境界是六朝文人生命的實踐課題，就有工夫的修煉與場所的選擇，而六朝詩人正主要由我們所熟知的「山水」與「田園」分別體現出個體的精神追求。「山水」與「田園」滲入到詩人精神形構的過程中，分別開展了「玄化的山水」與「人境的園田」，賦予自然實踐不同的旨趣，兩者也對應了傳統道家與儒家的思想。延至唐代再由王維以自身的信仰與修行，開出「禪趣的自然」，對應著佛家的旨趣。至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自然詩傳統中體現「精神與自然」的三個典型已經完成，對後世的「自然詩」傳統具有深遠的影響。

## 五、結語

筆者花費六年時間執行計畫，又以兩年整編，才完成了一部專書與一本編著，以回饋給我們的整合型計畫，步調不可謂不慢；然而，時間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其中能夠生發多少意義？陶淵明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典範意義的詩人，當代跨越文史哲的國學大師對於陶淵明皆有所關注，王國維說過：陶淵明是中國詩人中，人格與詩品同臻至高境界的四人之一，他所謂的「人格」該如何詮釋？陳寅恪提到：六朝士人崇尚自然，陶淵明代表的是「新自然說」，但什麼是「新」自然說？馬一浮嗜讀六朝詩，一再言及陶淵明詩中的玄理之境，但所謂的「玄」與「理」有何精義？上述三位學者視野宏闊，洞見特



深，然而，所論皆點到為止，未及詳述。後學者究心於陶詩，對於大師的提問，自當念茲在茲，有所回應。

上述三位學者的問題都是中國人文傳統中內部的問題，但卻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類似的視野在今日歐洲學界並不陌生，以我稍有涉獵的海德格、梅洛龐蒂而言，他們的學問都與詩人和畫家的關係極為緊密；更何況我的研究對象陶淵明本即是公認同具詩人與哲人的身分。詩與思的交響是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的現象，但在今日的學科劃分下，兩者卻顯得如此疏離。因此，對於過去的我而言，要匯通詩與思，是極為艱難的；感謝這段期間有團隊朋友的激勵與扶持，我慢慢的摸索到詮解的門徑，也相信我對陶淵明的詮釋，因此獲得了更為緊密的內在結構，如此，也算是對前輩學者的啟發有些許回應了。

正因為我漸漸的打開了掌握文獻背後深層結構的進路，理論的思維日漸強化，先前執行計畫時，為「自然」扎下的根柢，仍不斷觸發著豐富的聯想。計畫雖已結案，我卻沒有完結的感覺，這些年我圍繞著「自然」這個取之不盡的泉源，繼續發展中國山水、風景詩的系列研究，它們與田園詩鼎足而三，都是「自然詩」的家族成員。早在計畫執行期間，許多靈光就時時在我腦海中閃現，而今，暫別與陶淵明共耕的歲月，眼前還有無限風光！